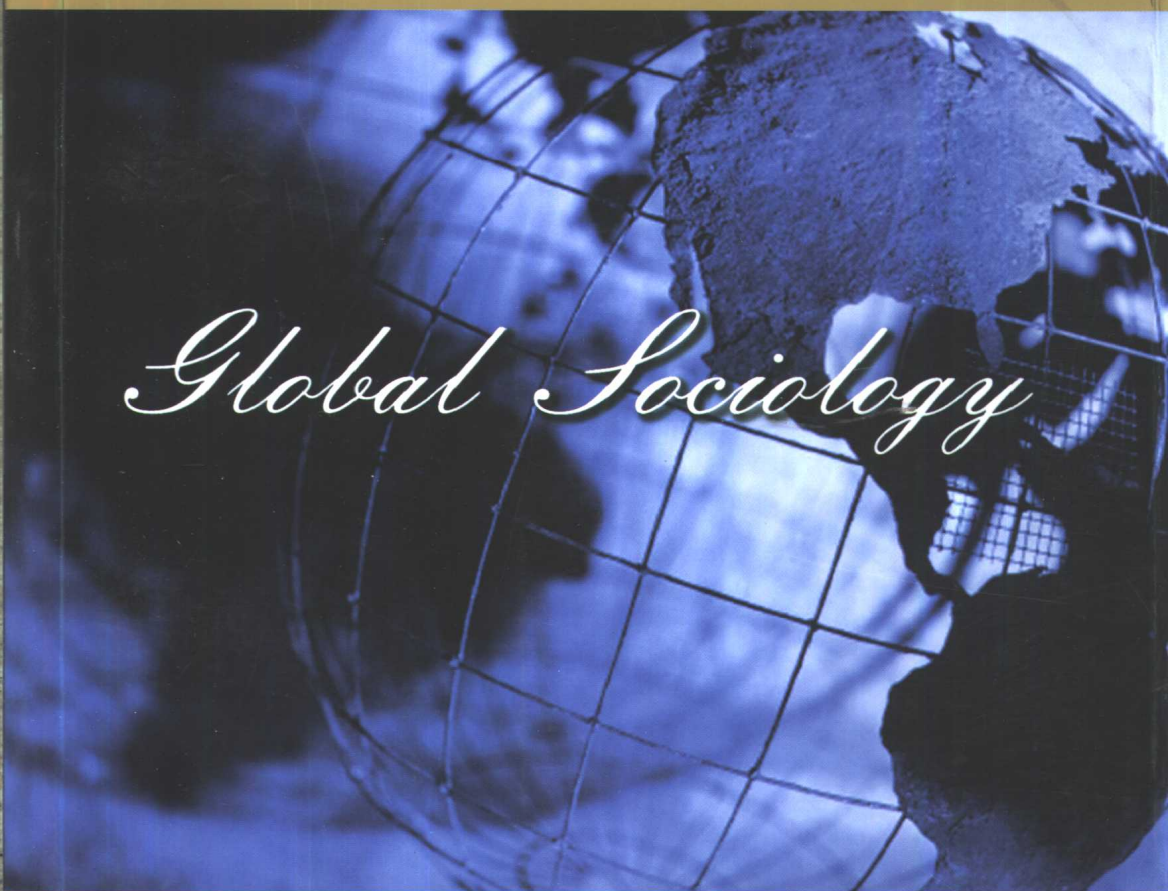




全球化译丛

〔英〕 罗宾·科恩 保罗·肯尼迪 著

全球社会学



Global Sociology

文军 等译 汪和建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全球化译丛

全球社会学

[英] 罗宾·科恩 保罗·肯尼迪 著
文 军 等译 汪和建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社会学/[英]罗宾·科恩,[英]保罗·肯尼迪著;文军等译;
汪和建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8

(全球化译丛)

ISBN 7-80149-562-4

I.全… II.①罗… ②保… ③文… ④汪… III.国际社会学-研究 IV.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008 号

·全球化译丛·

全球社会学



著者:[英]罗宾·科恩 保罗·肯尼迪

译者:文军等

译校:汪和建

责任编辑:严波

责任校对:杨蔚琴 闫晓琦

责任印制:同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本:889×1194毫米 1/32开

印张:21

字数:476千字

版次: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 7-80149-562-4/D·086

定价:38.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1-2308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塞琳娜和苏

《全球化译丛》总序

亚洲金融危机后，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即将加入 WTO 之际，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迅速成了热点。从 1998 年我们主编国内学术界第一套《全球化论丛》后，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国内出版的关于全球化的编著和译著不下数十种之多。这不仅表明人们更加关心全球化问题，也表明对全球化的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不仅表明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研究在深化，也说明国外学者对全球化的研究仍在向前推进。

薛晓源同志主编的这套《全球化译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90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这套译丛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的多学科性。译丛第 1 辑由 5 本著作组成，它们分别从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角度，对全球化问题做了广泛的探讨，这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全球化进程所做的多学科反思。然而在这个共同表征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细心的读者在研读完这 5 本译著后将会发现，这套译丛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目前在全球化理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全球化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现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都成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全球化是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超国家理论（supernational theory）。

其次，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

程，但是归根结蒂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展开，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也或多或少开始出现了。与此相适应，全球化理论具有很大的综合性，至少包括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基本内容。

再次，全球化理论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它不同于其他带有某种单一政治或学术倾向的理论，如新左派或新右派理论、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社群主义理论，更不用说自由主义理论、保守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声音。

最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相应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满着各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把全球化当作福音，有人则认为它是灾难；有人把它视为人类的出路，有人则将它看作是我们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

全球化理论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全球化研究将是 21 世纪很长一个时期内各国学者的共同课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不仅意味着努力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也意味着更多地参与国际学术讨论，在诸如全球化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上，能够更多地听到中国学者的洪亮声音。希望这套译丛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全球化研究，我想，这也是丛书的编辑者和出版者推出这套丛书的基本宗旨。

俞可平

2000 年 8 月 19 日于北京新风南里

致 谢

许多人都对这部宏篇巨著的作者提出过建议。罗宾·科恩尤其要感谢 Richard Higgott 提供的到沃维克大学 (University of Warwick) 全球化与区域化研究中心工作的机会, 使他能有宝贵的专门时间去从事写作, 还要感谢 Jason Cohen, Selina Cohen, Richard Lampard, Ali Rogers, Shirin Rai, Jill Southam, Steve Vertovec 和 Anna Winton。保罗·肯尼迪也要特别感谢 Colin Barker, Tim Dant, Peter Forsland, Angela Hale, Susie Jacobs, Donna Lee, Geraldine Lievesley, Phil Mole, Jonathan Purkis, Peta Turvey, Geoff Walsh 以及 Derek Wynne。

作者俩都非常感谢在迈克米兰的 Catherine Gray 和她的同事, 作为一个公正的评论家, Catherine 曾提出过一连串富有创意的建议和尖锐的批评。这部书稿的匿名评阅人也进行了十分细致并富有建设性的评论, 有时他们的建议是矛盾的, 以致我们发现自己不得不要在都是非常有益的建议中作出艰难选择。Roy May 准许我们使用他那出色的私人收藏中的许多照片。Linda Norris, Maggie Lythgoe 以及他们在《土豚评论》工作的同事们在编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并打印了全部手稿。本书也献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尽管这还不足以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作者及出版社尤其要感谢下列人员在获取和准许其使用图像资料方面所提供的慷慨帮助, 他们是:

伦敦 AKG 提供的为 ISI 所收藏的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和

韦伯 (Max Weber) 的照片; Fawaz Aldakheel 博士与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信息中心提供的图 12-2; Ann Ronan 提供的为 ISI 所收藏的图 11-1 和图 14-1; Selina Cohen 提供的图 15-2 (版权为其所有); 种族不平等委员会提供的图 6-1; 福特基金教育部提供的图 4-1; Gamma 提供的图 2-2 (G. Stuart Spooner 拍摄的)、图 9-1 (J. Christensen 拍摄的)、图 9-2 (版权为 Roger Job 所有)、图 10-1 (版权为 Roger Job 所有)、图 10-2 (Rolfes 和 Liaison 拍摄的)、图 12-3 (Taylor - Fabricius h 和 Liaison 拍摄的)、图 16-2 (版权为 Noel Quidu 所有)、图 18-1 (A. Ribeiro 拍摄的)、图 19-1 (版权为 Boyes 和 Spooner 所有) 以及特纳 (Ted Turner) 的照片 (版权为 Agostini 和 Liaison 所有) 和默塔希 (Rupert Murdoch) 的照片 (版权为 Laurence 和 Gamma 所有); Steven J. Gold 教授提供的图 13-3 (版权为其所有); Murat Gungor 提供的图 19-2; 图像精选中心提供的为 ISI 所收藏的马克思 (Karl Marx) 照片; 印度旅游协会提供的图 3-2; 日本大使馆日本信息与文化中心提供的图 13-1; Roy May 教授提供的图 4-2 和图 15-1 (版权均为其所有); 麦当劳公司提供的图 13-2; 伦敦的尼日利亚高级研究中心图书馆和拉哥斯 (Lagos) 国家博物馆提供的图 3-3; 牛津大学跨国共同体研究项目组提供的图 1-1; Pablo Petit - Breuille 提供的图 2-1 (版权为其所有); Panos Pictures 提供的图 7-2 (版权为 David Dahmen 和 Panos Pictures 所有) 和图 8-2 (版权为 Fernanado Molerres 所有); 波兰文化研究院图书馆提供的图 16-1; Patrick Salvador 提供的图 1-2 (版权为其所有); Still Pictures 提供的图 7-1 (J. Maier 拍摄的); 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图 8-1 (A. Hollman 拍摄的)。

我们尽一切努力列出了图片版权所有者的名字, 但如果不慎仍有遗漏之处, 还恳请有关人员告知, 我们将在最短的时间里作必要的补充。

缩 略 语 表

ACS	自动交换票据系统
ASEAN	东南亚联盟
BAT	英美烟草公司
BCCI	国际信用与商务银行
BIP	边界工业化计划（墨西哥）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
CAM	计算机辅助生产
CAW	亚洲妇女委员会
CBN	尼日利亚中央银行
CEDAW	反对歧视妇女公约
CFC	氟氯化碳
CLADEM	拉丁美洲保护妇女权益委员会
CND	核裁军运动
CPSU	苏联共产党
DAWN	新时代妇女发展选择组织
DFI	国外直接投资
DIY	自助
ECHR	欧洲人权法庭
EPOS	电子点击销售
EPZ	出口加工区
EU	欧盟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
G7	七国集团
GATT	关贸总协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NP	国民生产总值
GSM	全球社会运动
HIV	人类免疫缺损病毒
ICI	帝国华工产业公司
IGO	国际政府组织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MF	国际货币基金
INGO	国际非政府组织
INS	(美国)移民规划局
IPCC	气候变迁政府间研究小组
IQ	智商
ISDN	综合服务数字网
ISIS	国际妇女信息与交流局
IT	信息技术
IWMA	国际工人协会
IWRAW	国际妇女权力行动观察组织
IWTC	国际妇女论坛
LA	洛杉矶
MCP	男性沙文主义
MDB	多边发展银行
MFA	多边协议
MIT	麻省理工学院
NAFTA	北非自由贸易协定
NATO	北约

NIC	新兴工业化国家
NIDL	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PIN	个人身份证号
R&D	研究与发展
RAN	（热带）雨林行动网
SEWA	亚洲妇女自助协会
SSA	撒哈拉以南非洲
TNC	跨国公司
TVE	乡镇企业
UN	联合国
UNCHR	联合国人权中心
UNEP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GA	联合国大会
UNHCR	联合国难民署
UNRISD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
WCED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FS	妇女特色服务组织
WLUML	穆斯林法律中的妇女
WMO	世界气象组织
WTO	世界旅游组织（本书第 12 章中是指这一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本书其他部分是指这一组织）
WWF	世界自然基金

译者前言

一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着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传统，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以及社会学的精密性，由于对这种精密性的追求，许多社会学理论以数学和统计性为取向。相反，人文或理解的社会学则强调人类行为中那种使人类能惟一进入创造性领域的性质，认为人们应该从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出发，研究人类对社会现象作出的解释以及赋予它们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还原于自然规律的水平。^①这两种取向的争论从社会学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并且始终贯穿了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整个历程。

社会学方法论的这种内在分裂与对立直到 20 世纪末都没有很大改观（尽管有许多社会学家在不断努力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立足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体现的是主体同客体的关系，而人类社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不断地从自然界中获取财富，并在价值观及行为取向上

① 参见玛格丽特·波洛玛著：《当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北京，1989。

表现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能力。因此，反映到以这种社会现实为基础的人类思维活动也必然是主观同客观的关系，而在工业化进程中诞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学，其所形成的学科思维方式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今天，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协同发展，我们已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划时代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把人类社会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全球社会呈现出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其作用范围之广、影响强度之深都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①毫无疑问，这股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兴起，将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形成一场席卷全球的世界风暴，并对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对一向以研究现实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也都将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反映就是直接导致全球社会学（global sociology）的兴起。因为，与传统的经典社会学相比，当代社会学所面临的研究条件和环境至少发生了如下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社会的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伴随着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变化首先就是产业结构的重组与优化，这一变化反映到社会结构领域就会引起社会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的根本性变化，使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由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中心任务由征服自然、获取物质财富转化为为人服务、处理人际关系。与此相适应，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也必将面临根本性变革，并由过去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开始转变为关注人自身、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一变化无疑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主宰社会学研究的“主体—客体”二元思维结构，并在

① 文军：《全球化进程及其影响》，《社会科学》，上海，1997年第2期。

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将“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统一起来，以实现从全球性的“主体—客体—主体”三级结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

其次，具体研究对象和基础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经典社会学研究中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全球通道”，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基础仍然是探讨“社会”的问题或“社会间”的比较问题，直到现在也大致如此。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全球主义的兴起将会改变这种现状，从而引起社会学具体研究对象和基础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内部由于“个体化”使得个体从传统的社会依存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束缚中不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社会外部由于“全球化”（如跨国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而对社会生存疆界的不断颠覆。因此，在这两者的双重作用下，所谓传统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将逐步丧失其影响“个体”生活方式的决定力量。无怪乎有社会学家大呼“已经不存在任何习惯上所定义的社会了，现在只剩个别的个体，而他们早已不再在传统的社会形构下活动了。社会学已失去其研究的对象，即社会，那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干嘛？”^① 其实，在全球化中，社会并不会从社会学视野中完全消失，只是其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因此，社会学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概念范畴，其习以为常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将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再次，传统研究范围和领域将不断得以拓展。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难以在单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层次上进行充分研究。因此，社会学必须关注全球性社会现象，并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阿尔布劳（M. Albrow）从全球化角度在考

① 刘维公：《布尔迪厄与生活网络社会学研究：兼论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学危机》，《社会理论学报》，香港，1999年第2期。

察社会学发展史时，曾指出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普世主义、民族社会学、国际主义、本土化、全球化。并指出，社会学的全球化阶段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是所有以前阶段的间接结果。无论是否被接受，所有有远见卓识的社会学家都不能不考虑这个“全球化”因素。^①这也正如著名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罗伯森（R. Robertson）所说：“从总体上来说，我感到目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构成了社会学工作的某种延伸和重新聚焦，这项工作使社会学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理论能够超越其在该学科古典时期里走向成熟时所必要的条件的局限。”^②总之，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发展将不得不使社会学家们把自己的研究视野从传统单一的“民族”、“社会”、“社会间”扩展到国际乃至全球社会，使得构建一种全球一致的、适应的社会学概念、框架和研究规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意味着“不同文化和背景的社会学家们以一种‘全球性话语（global discourse）’去构建全球社会学这门学科成为可能”。^③

最后，可运用的研究条件和手段将会大为改观。目前，正在进行的知识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场最为全面、最为彻底的革命，其结果将使人类从工业化的主角——机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的主人，人类社会并由此将进入知识社会、全球社会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知识、信息作

① Albrow, M. (1990)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in M. Albrow and E. King (ed.),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pp6~8.

② Robertson, R.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p12.

③ Albrow, M. and King, E. (ed.), (1990)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p11.

为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财富和资源而将成为人们普遍追逐的对象，知识也由此将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并不断地推陈出新。而正是这种知识的迅猛增长，一方面为全面从事全球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可能，并将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其研究条件和手段的大为改善，另一方面又将促进全球社会学不断吸取快速更新的各门学科知识，并能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因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其发展始终离不开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发展，其知识体系是以其他各门学科知识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和基本前提的。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社会学研究内容和范围空前扩展的同时，其可利用的研究条件和手段也会大大增加，而这无疑有助于全球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

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著称的宏观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比较社会学等现存范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例如，当中国社会正试图加速自己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的时候，整个外部的发展环境已经不再简单地只是如何与其他民族国家发生关联的问题了，而且也包括着如何与越来越具有经济 - 政治 - 文化上的影响力的跨国力量或全球力量发生关联的问题。这种情势，迫使许多原有的社会学理论和视角都面临着改造或转换的压力。如何将社会学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体现这种情势和压力，并实现“创造性的转换”，这是至关重要的。^① 虽然，经典社会学研究

① 黄平：《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社会学研究》，北京，2000 年第 3 期。

中也存在过各种“全球通道”，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基础仍然是探讨“社会”的问题或“社会间”的比较问题，直到现在也大致如此。^① 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已经难以解释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社会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的全球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因此，全球社会学必须要突破研究范式上的局限性，实现由民族国家向跨国体系和全球体系的转变。这不仅是全球社会研究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学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的需要。

20 世纪末的这股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的浪潮不仅改变了现实社会的时空状态，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引发了人类在思维方式上的革命。主体意识、全球观念已牢牢树立在那些活跃的思想家、理论家的学术研究中，英国沃维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全球化与区域化研究中心的社会学教授罗宾·科恩（Robin Cohen）与曼彻斯特城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的社会学博士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著的《全球社会学》则正是这种变革的反映。尽管与文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相比，社会学在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上的变革似乎要来得迟一些，也许这是因为在社会学中，长期以来占主流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它往往只有在发现了经验事实确实发生了变化以后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而对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社会发

① 如罗伯森所说，虽然在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早期社会学家的著述中，就有一些内容显示出对全球社会及其衍生结果的某种明确兴趣，但笔者认为，就绝大多数而言，他们关注的焦点仍然以是“社会性”（Societality）的问题为主，而且这种“社会性”问题往往就是指“民族国家”的问题。